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北部農村消失的語言和習俗

Language and Customs Lost After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Rural Northern China

馬 鳳 如
Fengru Ma

目 次

- 1 借俗
 - 1-1 借房、借錢
 - 1-2 借用具
 - 1-3 借桌椅、碗筷、場所
 - 1-4 借柴米油鹽、茶葉茶具
 - 1-5 借人幫工
 - 1-6 借服裝、頭飾
 - 1-7 傳統借俗的特徵
- 2 兒歌、民謠
 - 2-1 濟寧兒歌〔不開口兒打腕垂兒〕簡析
 - 2-2 金鄉兒歌〔小螞蟻兒〕簡析
 - 2-3 濟南兒歌〔小老鼠上燈台〕簡析
 - 2-4 荷澤兒歌〔拐豆沫〕簡析
 - 2-5 北京民謠〔西瓜謠〕簡析
- 3 農諺
 - 3-1 關於農時的
 - 3-2 關於天氣的
 - 3-3 關於月缺月圓的
 - 3-4 關於生活常識的
- 4 稱謂
 - 4-1 對出嫁女 女婿及外孫、外孫女的稱謂
 - 4-2 小名與愛稱
 - 4-3 對父母的稱謂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歷了30多個年頭。30多年來，各個領域都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對傳統文化的衝擊也是巨大的。當我們冷靜地環顧四周，會驚奇地發現，原本現實生活中常見的事物、慣有的習俗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從身邊常見的生活瑣事的变化中，人們能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和歷史前進的足音。本文之所以把目光集中於中國北部農村，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本質是農耕文化，離開了農村，中國文化便無從談起。正如王錫鐸所說“本質上，中國人都是農民。不了解農民，就不能了解自己，就不能理解中國，也很難在天與人、公與私、今與昔、城與鄉的穿越中，安頓我們不安的心靈。”（司馬朔2014《何為農民》封底）這些年來失去了什麼，失去的原因有哪些？又被什麼所替代的？令人惋惜的有哪些？文化又有物質和非物質兩類，本文僅從非物質文化中選取幾個不同類型的實例加以分析評說。

1 借俗

借东西，鲁西、鲁南方言称为“借啥”。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农村中，借俗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上世纪80年代才基本消失。在相对封闭落后的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生活生产活动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虽然各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可谁家没有个缺这短那的时候呢？所以借就必不可少。中国农村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过去那种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也就难怪当今的青年人把过去那些真事当作笑话来听，殊不知不少老年人着实还留恋着过去那种浓浓的邻里情。之所以借，是因为短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直到80年代中期，山东的西部、南部和江苏北部、河南东北部以及安徽北部地区，不少农村家庭生活还很艰难。走进寻常百姓家，最常见的是土平房里一根绳子上挂着“馍馍篮子”，另一根绳子上挂着家人的全部衣裳，有些人甚至连件换洗的都没有。不少人夏季的单衣、春秋的夹衣、冬季的棉衣，如同动物一样“四季一张皮”。

各地的借俗虽有区别，却有不少共同点，如哪些东西能借，哪些东西不能借，哪些借了必须尽快送还，哪些要等别人来要才归还，北方还是比较一致的。就借的范围来说，一般限于近邻，尤其是关系亲密的近邻，所借之物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1 借房、借钱

哪个村子都有几家住房困难户。或者没钱盖不起，需要长期借房子住，或者临时有困难，需要解决一时之需。无论何种情况，热心的街坊邻居们大都尽力相助，向他们提供出空闲的房子，而且绝不收取房费。即使是遇到逃荒来的外乡人，人们也不拒之门外，会把他们临时收留下来，常见的是腾出村头的车屋（放牛马车的简易房）或闲置的旧房，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从这里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北方农民的宽厚与友善。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有的旧土坯房都换成了新的砖瓦房。随之改变的是，原有的“借房”习俗变成了“租房”，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那种亲情也变成了没钱免谈的金钱关系。这就不难理解一些老年人生活幸福了为什么反倒留恋过去那种“穷日子”。

借钱，也是常见的。农村中虽有“亲兄弟，明算账”之说，但实际上亲友之间借钱，往往不打借条，也不能老挂在嘴上，可见彼此的信任程度之高。借钱以后，一旦手头宽裕，必须尽快归还。只归还本钱，不计利息。虽然也有极少数借钱不还的主，但以后也就没人再借钱给他了。

1-2 借用具

农家都有一些基础农具，如锄头、镰刀等，但哪家都不可能有这么齐全。于是，自己没有的或不足的，就需要借用。交通工具也是如此，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城市里已普及的自行车在农村中还算高档品。当时我家有一辆自行车，虽然有点破旧，但也被村里的小伙子们借去相亲，成就了好几桩喜事。进入21世纪以后，农家大都有了电动车，不少有条件的家庭还买了汽车，自行车便没人借了。

1-3 借桌椅、碗筷、场所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始终是与清贫相伴的，一般家庭能保证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已经很不容易了，更谈不上有多余的生活用品。当需要在家宴请重要的亲友，或者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必须设宴时，家里仅有的几双碗筷和桌椅板凳就远远不够了，就要向邻里求借。锅也是一样。那时一般家庭只有一大一小两口锅，大的用来烧稀饭蒸干粮，小的用来炒菜。但要是谁家赶上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两口锅就难以应付，借锅就不可避免。有时客人较多，宴请时自己家里坐不开，还需要到邻居家借地方。如今的北方农村，住房条件已大大改善，家里来上十个八个的客人，吃饭宴请已经不成问题。更方便的是，农村青年的结婚喜宴，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大都委托婚庆公司操办，也有的索性到城里的饭店去办了。笔者调查时发现，早在十年前，农村中就已出现了外包服务的专门公司。只要有钱，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司徒朔（2014）在《何为农民》一书中也谈到河北省河间县的婚礼丧礼待客的变化：“现在也不用自个做饭了，有流动餐厅。你只要告诉人家，我要什么样标准的，商量好价钱，其他都不用管了。做饭的，送饭的，包括吃饭的棚子，人家都准备好。棚子里面还有空调。”

（p203）婚丧嫁娶，是维系农村社会的重大仪式，它的松动，意义非凡。在谈到婚礼宴席的变化时，司徒朔指

出：“与丧礼相比，婚礼要先行一步。经济能力稍强者，已经普遍在酒店办理。”（p203）

1-4 借柴米油盐、茶叶茶具

家庭生活中，谁家都有个一时不便，如做饭做到半截，发现米面不够了，或酱油没有了，现买显然来不及，只有向邻居借。“婶子，您家有酱油不？给我点！俺家酱油瓶空了。”邻居们也都乐意借给。

茶具和茶叶也是这样。需要指出的是，在30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茶在生活中属于奢侈品，能“喝得起大茶”的只限于少数富裕人。因此，不少家庭遇到贵客临门，需要高规格地用茶水招待时，只有向邻居寻求帮助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河南方言里的“茶”并非都与茶叶有关，如济南的“油茶”是用开水冲的油炒面糊糊，济宁的“鸡蛋茶”是用滚烫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水，曲阜人把从锅里往暖水瓶里灌开水称作“刮茶”，各地的“茶炉子”指的都是烧开水的炉子。河南也有自己的“茶”：开水煮南瓜叫“窝瓜茶”，开水煮萝卜叫“萝卜茶”，开水里放点糖叫“糖茶”。由此可见，北方人历来是把滚水称作“茶”的，而凉茶多指凉开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农村中喝茶也逐渐普及开来，因此如今借茶具、茶叶的现象也基本消失了。

1-5 借人帮工

农村中的红白喜事，在村里人看来，并不仅仅属于哪一家的，他们当作全村的大事来办。可以说出钱的是当家的家庭，而出力的则是村里的人们。就结婚来说，从新房的布置、新人被褥的缝制、到迎亲、待客等，邻居们也忙前忙后，大家都跟着高兴。有人去世了，村里也有一套传统的做法，从报丧、停灵、到出殡、待客等每一项都由村里专门“管事儿的”几个人负责操办，除了费用，其他各项几乎不用当家的家庭操心。若去世的是老人，邻居们往往不分男女大都前来吊唁，哭上几声，送他们“入土为安”。北京旧时有这样的谚语：“人有事来帮忙，不在吃的强不强。”“大家有事大家办，不在吃饭不吃饭。”（齐如山2006 p19）

盖房子也不是仅凭一家之力就能完成的，因此，“一家盖房，大家帮忙”、“人家盖房，我去帮忙；我家盖房，人来帮忙”、“人缘不强，雇人盖房”等（齐如山2006 p12）。农村中谁家盖房，只要打个招呼，邻居们都会来帮忙的，而且每人都是“义务工”。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盖房帮工大多由生产队集体安排，给帮工的人们记工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借人帮工的旧传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们盖房子时，一般直接承包给专门的建筑单位，盖的是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或楼房，传统的“泥土棚子”消失了。

1-6 借服装、头饰

现在的青年人无法想象，40年前的北方农村，还有不少人一年当中有几个月在为吃穿发愁。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如在本村范围内与土坷垃打交道，穿的好耍倒也无所谓，但外出探亲访友，尤其是青年人相亲或去看望准岳母等重要场合，为了不失面子，大都要换上一套整洁的衣服。但在三四十年的北方农村，多数人大都是一年四季“里里外外一张皮”（即同一件衣服），即使那些爱美的青年人有一件替换衣裳就不错了，更谈不上出门的新衣服了！因此，遇到紧急情况只有向邻居求借。那年头谁有件好看的外套，可能会常被邻居借去，而被借的一方也往往乐意成人之美。

除了衣服之外，头饰也有借的。河南坠子传统曲目《借髻髻》（髻：音di阳平，旧时女子别在发髻上的一种头饰）说的是一个新媳妇想回娘家，向邻居三嫂借花髻髻的故事。三嫂故意和她开玩笑，假意不允。爱美心切的新媳妇经百般解释、千般恳求，最终破涕为笑借到了手。（段亚广《河南话与中原文化》p105-106）

从这里一方面反映出千百年来北方农村中的贫穷状况，同时也透出淳厚的民风民俗。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的服装打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已看不到补丁衣服。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无论春秋还是冬夏，谁都有几件像样的替换衣服，而且质量、款式等也都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了。

1-7 传统借俗的特征

一般具有以下4个特征：

第1、急用是借的最正当的理由

菜炒到半熟，发现盐不够了，向邻居借，邻居大嫂会哈哈笑着赶紧拿给你。孩子病了，要借辆自行车去医院，邻居大妈会急忙推出车子催促你快走。这些情景是常见的，并且是相互的，所以借者自然大方，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没有借的忐忑和不安。“救急不救贫”是农村千百年来古训。

第2、早借早还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使用后不能久拖不还。另外，如把借的东西弄脏了，要洗刷干净再送还。如果用坏了，必须买个新的还给人家，并且要当面致歉。然而，熬中药的砂锅却是个例外，只能借，不能送还。下面这首山东民谣就说明了药锅的用途及只能借不能还的习俗：“药锅没有娘，啥苦都能尝；这家转那家，用完随处放。”（周东生2012）

第3、借不言“谢”

无论是借还是还的场合，从借者口中几乎听不到“谢谢”二字。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对此，饮者（2008）曾谈到，在经常发生的借和还中，乡人虽然不说谢谢，但都通过默契的方式把内心的感激表达了出来。在乡人眼里，“谢谢”这两个字，有点儿别口、自白、浅显、夸张，与土地的自然和质朴不相称，如果说出来，就疏远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人也变得更生分了。饮者同时还用他亲眼所见的具体事实证实了乡村不言谢的习俗。

[被救的潘家孩子在父亲的命令下，扑通跪在黄麻子面前，嘣嘣磕了三个响头。老潘大声说：“孩子的这条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要，他就得什么时候给！”自始至终，没听到一个“谢”字。]

第4、一般不打借条

亲友邻里之间以诚信为本。可以说，借东西的过程，也是街坊邻居之间加深感情、增进了解的机会。如不是什么大宗钱物，一般不打借条。谁家有什么高兴事、烦心事，趁这个机会都可以说道说道，信息共享。而今天，借东西已经成了非常难得一见的事情，甚至连串门这样的举步之劳也日益减少。这就是为什么物质生活丰富了，不少老年人仍留恋着过去，总觉得失去了很多的原因吧！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从农家小院搬入了高层楼房，各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原来的那种邻居亲情淡化了，老人的寂寞是当然的。

2 儿歌

王衍军（2008）指出：丰富的民风民俗，“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存活在孩子们的童年游戏中，反映在人们日常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远古、今朝和明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将流传于本民族的各种生活习惯固化下来，并世代绵延流传下去，体现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态。”（王衍军《中国民俗文化》序）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传唱了千百年的童谣听不到了。下面从曾流行在山东南部、中西部、河南北部以及江苏北部地区的儿歌中摘取几个片断加以分析说明。

2-1 济宁儿歌 [不开门儿打脰垂儿]简析

不开门儿，
打脰垂儿，
打出血来换糖人儿。

“脰垂儿”又叫“脰帮子”，即屁股。“糖人儿”是何物？恐怕不少青少年朋友都说不上来，因为他们没见过。但从泥人和面人来推想，也许能模糊地推想出是用糖做的人形状的东西。实际上，“糖人儿”大致分为软的和酥的两种。软的是用糖稀捏成或吹成的，形状多为小人、小动物，颜色为茶色。常见于集市地摊上及货郎担子上，深受孩子们喜爱。而酥的是用白糖铸成的，多为桃子形状，颜色为白色，尖上涂上红点。因多为老人祝寿用，故称为“寿桃”。上面儿歌中的“糖人儿”指的应是前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软的还是酥的，都很少看到了。尤其进入21世纪，无论是给老人祝寿还是一般人过生日，大都换成了西洋式生日蛋糕，还插上了蜡烛。

2-2 金乡儿歌 [小蚂嘎儿]简析

小蚂嘎儿，尾巴长，
娶喽媳妇忘喽娘。
烙白饼，卷砂糖，
媳妇媳妇你先尝。

这首儿歌非常幽默，童趣十足，把一个娶了媳妇忘了娘恩的小喜鹊表现得活灵活现。告诫幼儿不要效仿他。其中的“蚂嘎儿”，又叫“蚂嘎子”，指喜鹊。“烙白饼，卷砂糖”旧时在该地应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美食，平时一般农家能吃上白面（小麦面粉）的烙饼也已属不易，若再在白面饼里卷上砂糖吃，那真就香甜十足了。现在，农家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白面饼了，但没人再卷着糖吃了。因为一来谁也不希望快速加入糖尿病患者的行列，二来这种食物当今已算不上美食了。

济南地区也有类似的儿歌，不过主人公不是小喜鹊，而成了小麻雀。

2-3 济南儿歌 [小老鼠上灯台]简析

小老鼠儿，上灯台，
偷油喝，下不来，
喊妈妈，妈不在，
咕噜咕噜滚下来。

“灯台”指旧时的油灯，形状象只高脚酒杯，上部是个圆盘，较浅，整个灯台高度不一，一般20—30厘米。灯里的油为豆油，因此引来小老鼠偷喝。这只小老鼠从很高的灯台上“咕噜咕噜滚下来”，摔了个大屁股堆儿，显得非常可爱，也常会逗的孩子咯咯发笑。随着照明设备的改变，豆油灯改为煤油灯，到八十年代初，北方各地农村大都用上了电灯照明。

2-4 菏泽儿歌 [拐豆沫]简析

拐，拐，拐豆沫儿，（手拐动石磨，将豆粒磨成豆瓣，熬成豆沫儿）
一碗两碗冷子喝，（冷子喝：即冷着喝，冷一冷再喝）
猫来啦，狗来啦，（香味引来了小狗小猫）
“嘎得儿”盖上锅。（咣当一声盖上锅盖，别让小狗小猫喝了我的豆沫儿）

“豆沫儿”，是鲁西、鲁南地区的一种农家饭。即用豆瓣加蔬菜熬成的一种咸味稀饭。儿歌第一句表现的是用石磨将豆粒研磨成豆瓣的过程，紧接的第二句表现的是喝豆沫，省去了用锅熬制的中间环节。豆沫的美味不仅让人们“一碗两碗凉着喝”，甚至连小猫小狗都引来了。为了不让小狗小猫们喝了我的豆沫，我“嘎得儿”一声急忙把锅盖盖上。儿歌中手转动石磨的“拐”以及急忙盖锅盖的动作，对儿童很有吸引力。如今，这种儿歌没人唱了，原来家常饭的“豆沫儿”也不见了。

2-5 北京地区 [西瓜谣]简析

齐如山《中国风俗丛谈》（pp40-41）中谈到了瓜农把西瓜堆在路边，供过往行人解渴的情景，并以一首民谣为证：

大西瓜，放道旁，
来往行人都尝尝。
剩了子，吃了瓢。
西瓜瓢，甜又凉，
落落汗，再去忙。

笔者见过的上述场景虽不多，但下面的情景却是司空见惯的。

夏日行路人经过瓜地，可以摘瓜解渴，看瓜人则分文不取。行人经过村子时，村里人往往会主动打招呼，并邀请坐下歇息、喝水，甚至一起吃饭。现在人们追求的大多是经济效益，中国北方农村原有的那种仁慈、纯

朴的民风不见了。

3 农谚

农谚是数千年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先辈们一代一代把这农耕社会的经典口头传承了下来，时至今日，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快速发展，农谚业已成了“老皇历”，无人问津了。笔者也曾与小木裕文教授探讨过这个问题。下面仅举山东中西部地区的几例加以说明。

3-1 关于农时的

“枣芽发，种棉花。”（枣树发芽之时，适宜种植棉花）

“杨叶响，耩高粱。”（杨树的叶子被风一吹哗哗作响之时，适宜播种高粱）

“柳绵落，耩谷棵。”（柳絮飘落之时，适宜播种谷子）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指蚕宝宝从作茧到死的时间很短，只需一个时辰；麦收季节麦子的成熟也很快，早上还是青青的麦田，可西南风一刮，一晌（半天时间）就一片金黄了。所以麦子需要抢收。

“麦忙秋乱。”麦收季节，由于“麦熟只是一晌间（半天工夫）”，大片的麦田需要同时收割、晾晒，因此极其忙碌。而秋季不同了，虽然有“三秋”（秋收、秋种、秋管），各种农活都需要做，因此显得杂乱一些。

“桃三杏四梨五年。”指的是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所需的时间。如桃树种植三年后就能结果，杏树要四年，梨树则要五年。

“交九十天阳历年。”“交九”（冬至）10天后就是阳历新年。人们可以从阳历推算出传统的节气。北方各地一般都有《九九歌》，孩子们大都会唱。山东的《九九歌》如下：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凌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六十三，走路的君子把衣宽，

九九杨花开，十九燕子来。”

北京的《九九歌》略有不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和六九，沿河看杨柳。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通过对比，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山东在南，北京在北，南方的归燕为何反而先到北京10多天呢？

“春打六九头。”（“立春”当在“六九”之始）

“立秋加一伏。”（立秋之后，还会再热几天，一伏为10天）

如今，农村中何时耕种、何时收割、如何管理等，已经用不着再去花费记忆的功夫了，给农技站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或用电脑或手机搜索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3-2 关于天气的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说的是观天象，知阴晴。早晨起来，判断当天的阴晴雨缺，要根据东南方向的天象决定，东南晴则一天晴，东南阴则可能下雨。若要判断第二天天气好坏，则要根据当天傍晚西北方向的天象来决定。如“老云接驾，不阴就下”太阳落山时，落入乌云之中，次日多是阴雨天。但如遇到“火烧云”（夕阳染红西部天空），迎来的将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

“东虹呼噜西虹雨，南虹出来卖儿女”：说的是看彩虹辨阴晴。阴雨连绵的时节，如果东方天空中出现了彩虹，便预示着将要雨过天晴，“呼噜”一阵雷声，雨就不下了。但当彩虹出现于西方天空时，通常雨还将继

续下下去。百姓们更怕的是彩虹出现在南部天空，这预示着洪涝灾害将至，粮食欠收，生活难以维持，导致卖儿卖女。

“云朝西，披蓑衣；云朝东，一阵风；云朝南，水连连；云朝北，一阵黑。”：说的是观云辨阴晴。雨天，当云向西方移动，人们要准备好雨具—蓑衣，因为雨还将继续下；当云向东移动，一阵风过后，雨将会停止。当云向南移动，连绵的阴雨还将持续下去，但当云向北移动，一阵黑云过后天将会转晴。河南省也有类似俗语：“云彩往东，必定刮风；云彩往南，老鳖犯潭；云彩往北，干顶研墨；云彩往西，必定下雨。”

如今有了准确的天气预报，已经没有人再观天象，预测天气了。

3-3 关于月缺月圆的

“大二小三儿，月儿杆杆儿；十七十八，和黑儿摸瞎儿。”：说的是农时与月亮的关系，人们通过月亮升起的早晚、高低、以及形状的圆缺等可推算农历的时间。人们注意到，每月农历初二、三时，月亮升得很低，百姓形象地比喻作一杆子高，文学作品中常用“初上柳梢头”。农历十七、十八时，月亮往往是在天黑一阵后才升起，所以刚黑天时，难免“摸瞎儿”（摸黑）了。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如明月被云彩遮挡，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多半会下雪。

“正月十五雪打灯，来年还是好年成。”：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如果下雪，新的一年将会迎来一个好收成。

3-4 关于生活常识的

“守着瘸子甭说短话，守着姑娘甭卷他嬷嬷。”说的是讲话要注意场合、看清对象，如在腿有残疾的人面前不要说有“短”之类的话，在姑姑面前也不要骂“嬷嬷”（即姑姑）。以免引起不快。

“好话说三遍，鸡狗不待见。”指说话切忌絮叨，即便好听的话，连说三遍，连鸡狗也都不爱听了。

“坐子不跟仰子，好吃不跟匾食。”是比较哪个更好，如坐着不如躺着（舒服），好吃的饭菜中饺子最好吃。

“省锅饼费，喝喽疙瘩卖喽地。”说的是家庭饮食的节约之道，如吃鏊子烙出的薄饼最节省，其次是在锅沿上贴的锅饼，如经常吃水煮面疙瘩的话，就吃得多，浪费粮食，那就离倾家荡产不远了。

“头锅扁食二锅面。”是烹调经验之谈：第一锅下出的水饺子最好吃，第二锅下出的面条好吃。

“二月二，吃荠菜扁，也不咳嗽也不喘。”指时令与饮食的关系，如农历二月二日，吃一顿新鲜的荠菜饺子，身体就会健康。

“淹死里都是会水里。”提醒人们行事不可大意，如淹死的人都是会游泳的。

“高粱倒，要棉袄。”说的是季节与着装的关系，高粱收获的季节，就需要穿棉衣了。

“捂春晾秋”说的也是季节与穿衣之道。“捂春”，指春季穿衣要注意保暖。天气虽然转暖了，但冬装不要急于换成春装，衣服的减少要慢一些。这样夏天就不怕热。“晾秋”，则与“捂春”相反，指秋季穿衣要注意“晾”，也就要提前“冻”一下，以便逐渐适应冬日的严寒。

“不冷带衣裳，不饿带干粮。”提醒人们外出时做到有备无患。

“闷味狗，暗下口。”提醒人们防备暗箭伤人，不出声的狗会暗暗咬人的。

“仰脸老婆低头汉。”说的是人走路的姿态与性格的关系，如昂头行走的女人和低头行走的男人都不好惹。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指人的寿命大限，圣人孔子和孟子分别卒于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所以，接近这两个岁数的人大都比较小心。

4 称谓的变化

4-1 对出嫁女、女婿及外孙、外孙女的称呼

至80年代末，（北方地区）女儿出嫁后，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娘家被以“老+夫姓儿化”（老李儿）称呼，在正式场合往往被“夫姓+母姓+氏”（张王氏）相称，一般场合还被以“夫名+家（家里/媳妇）”（石

头家、石头家家里)、“子女名+家娘”(小文家娘)相称。除此之外,在家庭内部,公婆还可以称呼她们“大份儿的”、“二份儿的”等。(详见馬 李2010)进入90年代,尤其独生子女们进入谈婚论嫁以来,年轻女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对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父母们已经不忍心用传统的“老刘儿”、“老王儿”来称呼,仍直接称呼她们的名字或爱称。

同时,对她们丈夫,岳父母也不再称呼他们“老刘儿家”、“老王儿家”,一律直接称呼名字。甚至连“他姑父”、“恁姐夫”等称呼都较少使用了。至于在外婆家对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的称谓也有了大的变化。原本统称外甥、外孙的“张孩儿”、“李娃儿”、统称外甥女、外孙女的“王大儿”、“王大姐”等都改为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或爱称,如:张楠、王强、李振华、王晓光和楠楠、强强、华子、光光。

4-2 幼名与爱称

70年代出生的人当中,幼名叫“石头”、“铁蛋”、“狗剩”、“大牛”、“二狗”的不在少数,似乎是“歪名好养活”。但独生子女这一代新人类,几乎都没有幼名,更没这样难听的名字。称呼他们时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姓名较简单的,可以直呼姓名,如:张璐、孙凯、李伟;也可以只称呼名字,但多采用重叠形式,如:璐璐、凯凯、伟伟。第二、姓名在三个字或以上的,大都以名字中的一个字重叠来称呼,如:李大海→海海 王晓光→光光 许文娟→娟娟。

[XX]形式显然不是幼名,而是一种带有幼名功能的爱称。还有的爱称用名字中的一个字加上“子”表示,如:绢子、梅子、明子、亮子。

关于消失的原因,王志清在《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作了如下分析:“80年代后,由于农村抓紧计划生育,孩子一出生就要上报姓名,政府严格登记,严格控制,不许以小名上报。政府现代管理方式导致民间起小名习俗趋于消弭。”(p129—130)

4-3 对父母的称谓

对父母等的称谓变化也很大。一般说来,一个人对父母如何称呼是在他婴幼儿时期就定型了的,用什么亲属词称呼是由父母决定的,而且绝少中途改变的。谢俊英(2013)对河北省河间市方言关于父母的亲属词作了跟踪调查,指出:河间方言对父亲、母亲的称呼主要是“爹、娘”和“爸、妈(爸爸、妈妈)”两式,“父亲、母亲”只用于背称。“爹、娘”是河间方言的原有亲属词,“爸、妈(爸爸、妈妈)”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少数人开始使用的亲属词。从(谢俊英)掌握的情况看,“爹、娘”变式使用正在急剧萎缩,“爸、妈(爸爸、妈妈)”变式使用频率正在迅速上升,在词语竞争中亲属词“爸、妈(爸爸、妈妈)”代替“爹、娘”是可以预见的。(谢俊英《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p67)

另外,在社会称谓上的年轻化、城市化趋势也很明显。表现在问路时,过去称呼“大爷、大娘”的变成了“叔叔”、“阿姨”,过去的“大嫂”变作了“大姐”。

参考文献

- 錢曾怡主編 2001 『山東方言研究』 齊魯書社
馬鳳如 2004 『山東方言の調査と研究』 白帝社
馬鳳如 2015 「山東方言的文化特徵及其演變 —與小木裕文先生對談—」,『立命館國際研究』 27-4
馬鳳如 李雪雲 2010 「山東方言における既婚娘、娘婿、孫に対する伝統的な呼称について」,『山口県立大学學術情報』 第3号 [國際文化学部紀要 第16号]]
饮者 2008 <乡村不言谢>,《散文》2008年第4期
周东升 2012 <借东西 还东西> 《齐鲁晚报》2012年1月17日
齐如山 2006 《齐如山作品系列 中国风俗丛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王衍军 2008 《中国民俗文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段亚广 2014 《河南话与中原文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司马朔 2014 《何为农民》 中信出版社
王志清 2011 《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俊英 2013 《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umma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which have disappeared from rural Northern China in the 30 or so years sinc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started in 1978. In addition to analysing the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and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m, this paper also seeks for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described.